



诗歌水墨深处的燕子

■吕 睿

车过一个荒远的村落，我看见了燕子，那么多的燕子在电线上站成三排让人惊讶的齐整队列。我想起来，这在课本里不可信手拈来，否则，未及吊嗓已觉心促气短——音符太密集了，一张嘴唱不过来。它们的存在需要筹备一场大型合唱，以多声部将音符疏散，像问一畦长势良好的秋白菜。

现在，燕子如果出现在城市上空，多半携带着一副急促的表情。不停地拆拆建建的城市使富有诗歌精神的燕子无所适从。显然，燕子的传统没有能够跟得上人类前进的脚步。它们以为守住了家园就守住了存在，这是典型的小农观点。前几天我儿子的提问是这样的：“地震和拆迁有什么不同之处？”我疑心他偷听到了燕子世界的热门话题，想以此来把我难住。我告诉他，地震是上帝的意志，而拆迁是人类自己的想法。但对燕子而言，这样的回答容易将人类和上帝混为一谈。它们没有选择离开的原因，可能是已经习惯于日夜不安而又假模假式的城市生活，并在这种刻意而为的文雅中找到了相对的安全。

燕子，这幸运地吻合了人类审美标准的鸟，以家庭为单位，在不损害自我利益的条件下热爱集体活动；以一年一度的长途旅游保持了家园的新鲜度和亲切感，并以此与勤劳和灵性暗含默契。总而言之，燕子轻盈的双翅曾经掠过若干个朝代婉转的流水，径直抵达春天和中国民谣中最温情的部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在早春和深秋，这空中的流浪者以肉眼的相机偷拍到了什么秘密？从南到北，大地和节气的话语它们始终秘而不宣。同样的迁徙，列队出游兼有呐喊助威的大雁是仪仗鲜明的官员，而燕子是在此旗帜掩护下征服私访的机警钦差。

在我早年诗歌的水墨深处，一对紫燕泊进宋词牌牌的屋檐。被时光的笔点

染上光斑的燕子，曾经把桃花三月的气息在啁啾里传递，一滴一声，把一场雨翻译给一朵花苞和一枚做梦的叶子。

时隔千年，我仍看得见那双燕子。时隔多年，我仍看得见那窝燕子，看见大我9岁的老舅一张兴高采烈的脸：“小燕子孵出来了！”

刚开始我有点懵怔，找不到这句话的主旨何在。本来我正睡意蒙胧，窗外的村庄已经浓黑一片，比起在祖父母身边养成的习惯，我这一天客居外祖母家的睡眠已经滞后了半拍。许多年后我明白了，其时的老舅也还是一个少年，对于保存住那样一个秘密他还有点力不从心。他告诉我，只不过忍不住要把快乐说出来，并没有引起我共鸣的意思。但是我睡意的潮水飞快消退，我抓住了我自以为正确的主题：“我要看小燕子！”

老舅后悔了，我看得出来。他感觉到麻烦来了，开始敷衍我：“燕子睡觉了，现在你也睡，明天给你看。”

“不行！不行！我就现在看。”我固执的天性中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嚣张气焰。

在全家翻向他的白眼 中，老舅失去了同盟军，他只好自己出去搬梯子。我趴在窗户上，看他模糊的影子小心地附在梯子上。一会儿，头顶上的燕窝里一片吵闹，大燕子鸣声尖锐，小燕子跟着瞎吵吵。我感到了紧张。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我一次次经历了这样的紧张、期待和猜想——隔着玻璃和夜色，我看不清正在发生的一切，也无法知晓即将呈现的结果。事实上，除了等待我什么也做不了。当老舅把一只小燕子轻轻放在我的手心，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直到老舅把它轻轻地拿走了，我才恍惚记起来它留在我掌心里的柔软和温热。

那只和我一样处在懵懂年纪的小燕子，它会不会也短暂地记住我？

成年以后读到了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我想，除了燕子，王尔德找不到另外的鸟类来和王子一起承担人类的悲哀。因为童话中的命运，王子必须死去；但是燕子不，它属于永恒的春天，它本来可以离开，与一个无望的未来脱离联系。在这个童话中，燕子实质上是死于对人类的爱。那样的一只燕子，一袭黑衣，它是否理应看见更遥远的黑暗？

就是那样一只在人性中飞翔的燕子，它如此亲密地与我们毗邻而居。在我家楼上的防盗门上方，燕子以门灯为假想中的屋檐筑了一只醒目的巢。因为是顶楼，房子迟迟没有售出，社区管理也不怎样用心的，楼道里的窗玻璃碎了也无人来补，直到冬天才钉之以塑料布，风一吹哗啦作响，代替了邻居间的寒暄和问候。作为最早入住的房主，我们一家常常在楼道里遭遇同样穿行其间的麻雀和燕子。一个朋友在文章里说，他“搬到六楼和飞鸟做邻居了”。我特意跑去看了看，没错，他是住在顶楼，但门上没有鸟巢，可见文章与现实不符。一天，我用家里的鱼网扣留了一只麻雀，幽禁在水族箱里让儿子观赏。据说麻雀无法以人工方式养活，麻雀脾气大，在笼子里会活活气死的。但我请来做客的这只麻雀虽然表示了希望逃走的想法，但并不拒绝免费招待的大吃大喝。第二天，我客客气气地放它走了。

又一天下班回家，头顶鸟鸣喧嚷。爬上去看，是一大一小的两只燕子，看样子是母子俩。我故伎重演，挥了两下鱼网，小燕子没经过这样的阵仗，吓得傻了，乖乖被我捉住。大燕子悲鸣一声，俯冲至五楼，终于夺窗而出。一会儿，我家窗外出现了一支营救部队，大约有十几只精明的大燕子，围着我家上下翻飞，有两只还在窗纱上停了一两秒

钟，试图往里面偷窥。它们消失了几分钟，然后又在北面的窗口出现了。在它们的安慰声中，小燕子安静下来，但它拒绝享用我提供的丰盛晚餐。我把它关在窗户夹层里，它撞了几下玻璃，以为它是质地坚硬的空气。它并不怎样怕我，只是一心想出去。时间已至薄暮，因为我，它们的晚餐和归巢计划均被打乱。我把握着小燕子的手伸到窗外，那群大燕子很快地围拢过来。我摊开手掌，立即有一只大燕子并拢到小燕子身旁。它们的离去笔直、迅疾，像我今生射得最漂亮的两颗游戏子弹，却因没有留下任何纪念品而令我耿耿于怀。

2004年秋天，在故乡简陋的露天剧场，被麦克风扩大了数倍的歌唱无法分辨出歌词的声势浩荡——第一排观众席距舞台不到1米，演员们溢出油彩的汗珠都清晰可见。因为听不清大部分歌词，我们只能嗑瓜子，同时悉心感受剧场内的气息和温度。舞台上，一双燕子始终安静地立在巢前的电线上，歪着头俯视一千演员和观众。这特殊的旁观者，看到的始终是演员背对观众的表情和举动，它们应该知晓太多我们猜测不到的事情。演出大约要一直持续到深夜时分，为什么燕子乐意常年置身于此而不迁往他处？二人转的歌声和耀眼的白炽灯肯定剥夺了燕子的部分睡眠，就像写作侵吞了我的休息时间。几天以后，在我的音乐课堂上闯进一只燕子，它在教室上空巡礼数周，最后停栖在讲台上。那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引起了一场隐蔽的骚动，尽管在座的听者和讲者都装作波澜不惊，而在多数同学的听课笔记上却留下了关于那只燕子的点滴记录。而我疑心那是故乡露天剧场里两只燕子中的一只，远远听到这里麦克风在响，它以为又幸运地赶上了一场白天进行的倾情演唱。



古典衡阳

——系列组诗之一

■吕宗林

柴埠门

城门，古城的眼睛
离湘江近，看太阳升
原名宾日，排行老三
有瞻岳、潇湘、阅江、回雁、安西、望湖六门兄弟
好一阵子，文气荡漾
柴米油盐，码头商埠
遂改名柴埠，在民国的风雨里，沉浮
当我从蒸阳南路，散步，至湘江北路
古道不见踪影，皮鞋在沥青路上踢踏
风，仍在那儿张望，消失的城墙

司前街

与蒸阳路、濂溪街相连
是近些年前的事情
早年的石板路，长满了苔藓
协镇署武备司，雄狮盘踞，八面威风
红旗和绿营的官兵，操练拳脚，剑和气
咣咣咣咣的马蹄声，都随风远去了
因为曾靠近濂溪祠，遂有了荷花清香
湘剧团，红旗商场，繁华和烟云
都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关
红旗路，只是历史欣然结出的一颗红豆

潇湘街

文化，在这儿有了最好的闪烁
湘水流城，荒僻之地，娥皇和女英
把生命，化作几朵浪花
潇湘门外，雨一直下
不见钟鼓楼，独立的呆
不见天空，家谱的蓝
秦观不来，湘江独自挥毫
潇湘妃子，林黛玉之回眸
我不是过客，不是钟鼓楼遗失的瓦片
黎明时分，且看一位诗人，如何转过身来

淘沙巷

吴三桂的昭武通宝，只活了两年
却让铸钱的巷子，名扬天下
淘沙是一门手艺，可以养家糊口
最贵的金钱，亦是从沙模中成型
烟花汇聚，风花雪月的斑斓光景
总是太容易，让时空挥霍
大浪淘沙，谁是大浪，谁是沙
在淘沙巷口，我遇见一位大妈
牵着她胖乎乎的小孙子，走过
一辆宝马，乖乖地，向他们行注目礼

马王巷

一个好国王的衡量标准，不外乎
社会稳定，国库殷实，人民安居乐业
五代十国时期的马殷，竟然做到了
所以衡阳有马王巷，长沙有马王街
当不当国王事小，让理想飞事大
让老百姓念念不忘，更重
有一种气场，在我胸中涌动
有一缕春阳，在我全身上下澎湃
行走在马王巷，犹如在沧桑中呼吸
一条街，一些人，一面的镜子的折射

瓦子堆

一堆瓦砾，和瓦砾的梦
曾经的夜空，光彩灼灼
开窑时的香气，弥漫四野
湘江，鱼舟，窑工，统统醉了
从母体中分娩，新生的婴儿

活泼，健康，睁大了眼睛
中国陶瓷，衡阳窑址，沉睡的苏醒
当我向瓦子堆靠近，再靠近
一堆瓦砾，拥挤着推搡着，神秘的气息
一窑锃亮的瓷器，正列队，朝我走来

山水大义的文化地标美学

■欧阳明勇

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鄢福初题写书名、湖南省报业协会会长赵宝泉作序并倾力推荐的《山水大义》，用洋洋洒洒的15万余字，以乡愁文化为背景，以声情并茂的笔触娓娓道来，探究“义文化”。最难能可贵的是，《山水大义》赋予了山水一种特殊的文化地标美学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明，“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分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基本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对于义的理解，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在《学习时报》上是这样撰文阐释的：“义，是回答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关系。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生命也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方面……要把自己从生物意义上的人，提升为社会意义上的人……

践行这一点，有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这样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的具体要求。”

但《山水大义》独具慧眼，在“义”的阐释上，用“一座大山、一条情义河、一个勇义村、一脉文明源、一方康宁地”五个章节拓展“义”的地标美学意义。在书中，作者更为敏锐地指出，除了山水大义，还有历史大义、民间大义。作者指出，义，有个人的小义，更有民族的大义，对于神州大地四海八荒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时间纵深上非常久远，历史横向上非常宽泛。书中所叙人文，见义勇为有之，见利思义有之，舍生取义也有之。这恰恰与钱逊教授的阐释不谋而合。

在“一座大山”的章节里，写山的人文，这是点的着墨，写得热情洋溢，读得引人入胜。比如《大义山，大义之山》《圣地牛迹石》《印山，为传统文化点亮一盏灯》。在“一条情义河”的章节里，写水的人文，这是线的描叙，写得中规中矩。比如，《舜帝南巡“义”传常宁》《武陵河：千年古河“孕育”湖湘文明》。在“一个勇义村”

的章节里，写村庄的气派，这是风物的描叙。可惜只有《古风深蕴中田村》和《中田古民居：湖南最大的军事堡垒》两篇文章。在“一脉文明源”的章节里，写的是本地历史。比如，《一把考古铲“铲出”常宁古文明》《常宁发掘出汉晋古墓群》。在“一方康宁地”的章节里，写的是人文。比如，《板桥荷花灯：灯光月影中流淌的“忠义仁勇”》《罗桥镇袁家“字灯”》等。后面三个章节都是面。《山水大义》的书中，这样由点到线到面的安排，也是别具匠心。

阅读或者解读《山水大义》的时候，尤其不能忽略封面上四个小字：“中国常宁”。山水有情，山水有义，山水有大气，这在文化美学上是一种升华和淬炼。实际上，作者就是在赋予山水以文化美学意义的同时，也确定了这个美学意义的文化地标。

文化地标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历史标记。常宁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的痕迹，战国时期便是楚人聚居地。这里不仅有汉代冶炼遗迹，也因为地理位置的

原因，三国初期也是兵家要地。自唐天宝元年置县以来，常宁正式定名。也因为地处衡郴永三地交界，境内并不安宁，多次遭遇兵毁。县志有载，常宁宋代理学家袁盖卿跟随理学大师朱熹学习，并在家乡建书院讲学。但，自明清后，全县再无袁姓。到了今天，据公安户籍系统查证，湖南袁姓也仅有8人。时移世易，人员变迁，由此可见一斑。但常宁作为衡岳一脉，人文蔚起，忠勇大义之辈层出不穷，能见义勇为，能见利思义，更能舍生取义。因此，常宁这个革命老区才有“八百水口壮士上井冈山”的传奇，才会成为湖南省唯一一个和平起义的县级城市。这些，正是大义的文化美学意义所支撑的信仰和情怀。当然，以山为经，以水为纬，中国常宁这方深藏于960多万平方公里怀抱的热土，带着湖湘文化的腾腾热气，正在新时代以新面貌屹立在众人面前。

湖湘文化水源深、文脉广、文气足。《山水大义》能够赋予湖南常宁一种文化地标的美学意义,这是不可小觑的贡献，这本书也值得好好品读。

豌豆花开

■子 衿

挑一。也许有安徒生的《豌豆公主》推波助澜，因为人们一想到那个肌肤娇嫩的公主，就心生怜爱，豌豆花也就可与玫瑰、菊花、紫罗兰等名花争宠斗艳了吧。

要知道，豌豆花不过是一朵菜花，家世低微。它那小家碧玉的身子很不起眼，观赏它，你得俯下身来，不然，根本看不到它的花容。它花瓣不多，就四片。身为花，不能“朵作千叶”本是件憾事，可它不气馁，守着本分，想点花招，来个“离瓣”造型以花姿取胜：让小的两片含苞打架，羞颜朝下，楚楚动人；用大的两片缝成罗裙，外翻成蝶状，那模样，俨然一只翩翩起舞后小憩

在藤头的蝴蝶；它精细的花纹，犹如孔雀开屏，可与舞神杨丽萍媲美。那些有着层层叠叠花瓣的观赏花，恐怕也没这般撩人。

“寡人好服紫。”豌豆花的花色，或紫红衣，紫蓝裳；或淡紫裳，深紫衣；偶尔也素装一身。这哪像小户人家出身？倒让你想起琼瑶笔下那些气质不凡的紫衣女子。琼瑶是偏爱豌豆花的，单有这高貴典雅之色，哪可入她的法眼？应该还与豌豆花谦卑本分的品质，若有若无的体香，婉转动听的花名有关。不然，琼瑶怎么会给一位女主人公取名叫豌豆花，而不叫蚕豆花，黄豆花，豇豆花？

豌豆花的花事，似乎只有一件，就